

漳州当代名家作品丛书

# 青禾

高校生活小说系列

青禾◎著

在一群鲜活的知识分子身上，  
感受时代的脉搏，捕捉人性的弱点与光辉。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中國華僑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青禾高校生活小说系列 / 青禾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7.10

(漳州当代名家作品丛书; 三)

ISBN 978-7-5113-7047-1

I . ①青… II . ①青… III .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7 ) 第 226101 号

## 青禾高校生活小说系列

---

著 者 / 青 禾

责任编辑 / 泰 然

责任校对 / 王京燕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67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张 / 15 字数 / 200 千字

印 刷 /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7047-1

定 价 / 30.00 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http://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 目录

1. 云雾寻香 / 001
2. 这事不怪我 / 066
3. 纳米博 / 124
4. 高教授的私人生活 / 184
5. 宗教授的政治生涯 / 199
6. 夏教授的学术生涯 / 220

①

## 云雾寻香

/ 一 /

大学生文英站在 A 州大学的校门口，嘴里哼着一首老掉牙的歌，手里提着从家乡带来的茶叶。这茶叶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云雾寻香，是她家乡的特产，如今有点走红，一盒卖到 250 元。包装也很精致，像一本线装书，打开来是两个并排的盒子，盒子上是一幅国画，画的是深山问路，取“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之意。

3 年前踏进校门的那一天，是外祖母精心为她选择的日子。外祖母认为人世间凡事都讲个缘分，人一辈子要能遇上几个贵人，就走好运。而贵人不是每天都会出现的，所以就得选好日子。

外祖母说，记得你的表姐夫吗？他就是你的第一个贵人。这世界上什么事都相互牵扯着，别以为远在天边，与你无关。就说你表姐夫吧，他住在城里，他死了老婆，这与你何干？可是，要是他不死老婆，就不会与你表姐结婚，要是他不和你表姐结婚就不会到我们村来，不到我们村来就不会碰见你，不碰见你也就不会对你的表姐提起你，他不提起，你的表姐也就不会想到让你到城里读书。不是吗？再想远一

点，他原先的老婆是被汽车撞死的，要是那个司机不喝酒就不会把她撞死。而那个司机为什么喝酒，因为他的老婆偷人，要是他的老婆不偷人他就不会喝酒。他的老婆是怎么偷的人？偷的是什么人？说下去就更远了。你怎么能想到，一个与你没有任何关联的女人与别的男人偷情，竟然会改变你的命运？

在那个下着雨的夏日，文英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她的好日子。她站在陌生的大门口，A州大学的门是弯的，很大很气派，远远看去像她们村天公庙对面的那片山势。老人们说，那里风水好，因为有了那山势，他们村明朝以后才出了许多秀才和一个进士。进士的家就在山弯下，如今大厝虽已倒塌，门前的石埕和石埕边的石旗杆和系马石，却仍然显示着昔日的辉煌。她站在校门下避雨，行李就放在她的脚边。感觉很好。

她听到有人喊，那位同学，你来一下。她不知道是在喊她，她只是转头看了一下，那是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有点怪，头发很长，胡子也很长。叫你哩。那个男人冲着她又喊了一声。她用手指了指自己，那男人笑了，不叫你叫谁？她就走过去。她这才发现，那个男人实际上正推着一辆自行车，后面垒着一堆钉白布的木头架，绳子没捆牢，松松垮垮，随时可能掉下来。帮我扶着，就这样。那男人说。她就在他的后面扶着，跟着他走进校门，过了一座桥，还拐了一个弯，在一座灰暗的楼前，他说到了，谢谢。她站住了，看着他把木架子搬上楼，他在楼梯口又对她说了声谢谢。

她突然想起她的行李，“哎呀”一声，扭头就跑。跑到校门口，她看到一个老头提着她的行李袋站在门房边。她怯生生地说，同志，不，先生，那包是你的吗？他说不，是别人的，我替他看着。她说是她让

你看的？他又说不，是我自己要看的。他看了她一下，又说是你的？我看就是你的。她不好意思地说，是我的。

那老头把行李袋递给她，并对她笑了笑，说以后小心点。她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她想起外祖母总是说她丢三落四的，一个神只顾一个香炉都顾不住，便又笑了一下。那老头也再笑一笑，走出校门。她站在门房边，想，这老头有点面善，想了好久，想不起像谁。她又想，他也许就是个贵人，要不，她的行李早丢了。她有些后悔，没向人家道个谢，也没问他的尊姓大名。但是，那个长胡子和长头发的人呢？他显然是学校里的老师，他算不算贵人呢？

正想着，有个男孩走到她的面前，很有礼貌地对她说，你好，你是来报到的新生吗？他长得很帅，帅得让她有点头晕，她红了脸说，是的。他笑着说，你来早了。这样吧，先到我们班女生那里挤一下，住宾馆很贵的。说着，便帮她提起行李，走进校门。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3年，她现在是大四的学生了，外祖母也去世了。想想真玄，她这3年的生活，果真与那一天所遇见的3个男人密切相连。不知道是不是她命中的贵人。现在，又到了她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但没了外祖母，她没法挑好日子，按理她必须挑个好日子，因为她要找的这个人对于她的前途至关重要。

## 1 二 1

3年前的那个男生向她走来，他现在在市人事局当干部，他要带她去见他们局长，他让她也跟他一样，考公务员，到政府机关工作。现在到政府机关最好，不用担心下岗。

这位男生姓罗名中中。罗中中，不一般，有意味。他的父母都是“文革”老三届，大起大落，特别是他父亲，大起时，当过造反派头头，三结合时进领导班子，是他们那个县的革委会副主任，大落时，蹲过3年监狱。他总结人生教训，决定让孩子过一个平常人的生活，所以取名中中，他的妹妹叫平平（上高中时，她自己改为萍萍）。他上大学时，父亲交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记之切切，不可一时之忘也。

当他把他名字的故事告诉她时，她笑得很开心。他说，这没有什么不好的，是吗。她说，当然，谁不是平常人呢？你、我，我们的父母，还有这满街上走的人，都是平常人。明星大腕企业家和领导干部毕竟是少数，更何况，A州大学的培养目标就是造就一批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劳动者就是平常人。中中大喜过望，认为她很传统很优秀很知己。

3年来，中中待她特好，鞍前马后，无微不至，她想到的他做了，她还没想到的他也替她预备好了。比如她们班有人得了流感，他就买了康泰克放在口袋里，听到她咳嗽，他就会在第一时间把康泰克和开水端到她的面前。又比如，每次出游，他都把该准备的东西全准备了，她口渴，他立即把矿泉水递过来，她流汗，他马上把面巾纸送上去。她想打电话，他立即把手机放在她的手上，并随时提供她所需要的电话号码。这一切都十分雄辩地证明他不但具备极好的服务意识，同时具备相当高的智商，这都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优秀品质。这么优秀的男生对她这么尽职，自然会遭到女生们的忌妒。她对女生们的忌妒感到不解，你们想要，把他拉走好了，我才不稀罕。女生们说，哇啊，乞丐有食还玩拐杖花！这是一句闽南话，意思是说，得了便宜还卖乖。

其实，文英说的是真话，有他，生活多一份快乐，没他，也一样

过日子。有时她会想，怎么几天不见中中了。想归想，想想也就过去了。更何况，不出一日，他就会出现在她的眼前，而且没完没了地向她解释，他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和她联系等等。想得最多的是第一年寒假回家，外祖母问起学校的生活时，她想起了他，想他的种种好处，因为有了他，她在那个陌生的城市才不会感到孤单。

他们走出校门，他招手拦了一辆的士，的士是墨绿色的，这座城市的的士全是这种墨绿，她一闭上眼睛就想起山村夏日的金龟子。金龟子满街跑，这个意念让她很开心。他们就钻进金龟子。

司机说，去哪？男生说，天街花园。文英想怎么会叫这样一个别别扭扭的名字呢？大概来自于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吧？他们局长住天街花园18栋806，是一套楼中楼。中中说我这一辈子要有这么一套房子，就心满意足了，当然前提是这房子的女主人是你。她说你没见过更好的房子？他说当然见过，电影电视里什么房子没见过，但那不现实。她说胸无大志。男生便开心地笑了起来。

A州是座小城，打的到城里的任何地方都不超过20元。他刚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司机说，到了。她胜利地朝他眨了一下眼睛。他无可奈何地收回那只不安分的手去掏钱包。在他付钱时，她已经钻出金龟子，站在花坛前看花。正是水仙花开的季节，有阵阵清香扑鼻而来。喷水池的水喷得很高，让人不得不感到有些高雅。她突然惊叫，茶叶。他提着茶叶站在她的身边，你就是这样，丢三落四的。她白了他一眼，“八”字还没一撇，就管起人来了。说着，她抢过茶叶径自朝前走。他说，这边这边，不是那边。她站住，不走了。

## / 三 /

在局长家的客厅里，局长说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文英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家乡产的一点茶叶。局长说，是云雾寻香啊，听说是好茶，很保健。中中说是的是的。局长说，可惜我不怎么喝。两个年轻人对看一下，一种叫尴尬的东西在四周游动。局长笑道，坐坐，别老站着。他们坐下来，局长刚要说话，文英的坤包里响起了手机声，局长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文英连忙伸手将手机关了。局长说，没事，你接吧。文英说，不接不接，真对不起啊，局长你说。

局长说，你笔试的成绩很好，关键就看面试了。去年我们把笔试前三名都刷了，为什么？很简单，我们要的是政府工作人员，不是学生。小罗去年是第几名？中中说第10名，总共35人，居中。是啊，局长说，是学生就会考试，我说的是笔试，而面试就不同了。面试考的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首先是心理素质，有的人一上场就慌，所答非所问。不能慌，当然，上了考场，不是说不慌就不慌的。中中说，那是那是。她当过班干部，平时上台的机会多一点，不会慌。那不一定，局长说。文英说，局长，全靠你了，不要说在考场上，就是在这里，在您的客厅里，我就有点慌。

局长看着她，和蔼地笑了笑，在我这里倒不必慌，自己人，不是吗？小罗是我们局里的干部，你是他爱人，是我们的家属了，家属不是自己人吗？中中说，那是那是。

局长说，第一是不要慌，第二是要听清考题，审题要审清楚。文

英从坤包里拿出一本小笔记本，打开来要记，就像在课堂里一样。她知道，所有的老师都喜欢学生认真做笔记。局长说，不用记不用记。她还是认真地记。

局长说了半个多小时，最后说，关键的关键是要能自圆其说，懂吗，只要言之有理，又能自圆其说，你就成功了。当然，能不能言之有理，能不能自圆其说，这就要靠平时的积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是抱不出来的。今天就到这里，我还有点事，下个星期再来，我把一些提纲的背景材料给你，小罗也一起来，就在我这里吃饭。

中中和文英受宠若惊，都说不用了不用了。局长就有些生气，说，又不是外人，客气什么，就这么定了。你带这么好的茶叶我不是收了吗？这孩子。最后的话说得中中和文英心里暖乎乎的。

出了局长家下了楼，文英说，你怎么对局长说我是你爱人？谁是你爱人？中中说不这样说带你去就没有理由。我们民族讲究名正言顺，师出无名，必败无疑。你倒有理了，她白了他一眼。他说算我瞎说。她说就是瞎说，过期作废。他说希望慢点考。她说看出来了吧？什么？心肝全是黑的。

文英从坤包里掏出手机，打开看，说，是招弟打的，就打过去，没人接。

招弟是她初中的同学。那时她们15岁。15岁的少女正是充满幻想的时候。有一天，她看到她的同桌李招弟鬼鬼祟祟地在本子上抄着什么，她也不点破，等她出去，才偷偷地翻开来看，原来是一首名叫“天意”的歌。歌词很招人：“谁在乎我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

住，任凭世间无情地摆布，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天，能再多看一眼，伤会少一点。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无情无爱此生又何必。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无情无爱此生我认命。”她就偷偷地抄下来，招弟唱她也跟着哼，就这样学会了，没人的时候，她就哼，哼得心里酸溜溜的，幸福得不得了。因为这首歌，她觉得自己不但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且是个多情多义的少女。她从此爱照镜子，镜子里的她十分靓丽也十分娇气。生活一下子变得有滋有味。

招弟的歌使她变成一个多情的少女，她和招弟的关系也越来越铁。

中中说，招弟也可怜。文英说，她想考研，又怕家里供不起，进退两难。中中说，这种事谁也帮不上。文英说，要帮就能帮得上。中中说我帮不上。文英说人家又没让你帮，你操什么心。中中说，你不是你的姐们儿吗，我不是不想帮，我是无能为力。文英说那你就省点力吧，我先走了。

说着，他们已经走出天街花园小区，文英刚提手，就有一只“金龟子”停在她的面前，她开了车门头也不回地钻进去。中中追上来说，晚上到我那里吃，给你赔不是。她关上车门说再联系吧。

中中就站在路边给她发了一个短信息。她在车里，打开短信息看，上面写着：晚上在家等你，老公。文英马上给他回了一个短信息：抱被子做你的桃花梦吧。中中接到这个短信息，一边笑一边又给她发一个短信息：花样翻新，与时俱进了，不来别后悔。文英刚刚放进去的手机又叫起来，知道是他的，不接。

文英回到学校找不到招弟，想了想，就到教授楼去找袁教授，她

想他可能有办法。

#### / 四 /

袁教授就是3年前为她看行李的那个老头。袁教授其实并不老，只是她不大会判断一个男人的年龄。一般来说，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在不谙世事的少女眼中，最初的印象就是个老头，但是，随着少女见的世面越多，这样的男人便变得越来越年轻、富有魅力。

那天之后，她很快就把那个为她看行李的老头忘了，直到有一天，老头坐在全校大会的主席台上，她才眼睛一亮，问坐在身边的招弟，坐在前排从左边算过来第三个是什么人？招弟说，那就是你们系的袁主任啊，让你去听他的课你不去，人家是博导，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还是市里的政协副主席。她心里啊的一声。我们学校不是还没有博士点吗？招弟说，听说是一所名牌大学的兼职博导。他一个月赚的钱，比我们全村男人一年赚的还多。

啊啊，他就是袁教授。文英知道他们系主任是全国知名的白居易专家，也听说他只开大三大四的选修课，他上课，连外系的都去听，把个大梯教挤得满满的，招弟去听过，回来说，生动极了。招弟读的是管理系，对她们系的夏教授崇拜得要死，不到半个学期就说将来一定要考夏教授的研究生，听了袁教授的课，又说，我要是在中文系，就考你们袁教授的研究生。她说怎么又变了，她说，夏教授和袁教授不能相提并论，不在同一个档次。她也没把她的话当回事，因为招弟喜欢崇拜人，这山望着那山高。

现在她在台下往上看，越看越觉得袁教授其实并不老，当时怎么

就把他看成老头呢？细回忆，细琢磨，心里一亮，冒出两个字：风度。对，就在这风度上。那天，或许是他的穿着没有把他应有的风度凸显出来，或许是她太匆忙，所以同样一张脸，让你感到很沧桑。如今，脸还是那张脸，风度却让脸年轻起来了。看他端杯子喝茶的样子，她突然有一种想为他沏一壶茶的冲动。

她会沏茶。外祖母一生勤俭，可喝茶从来不随便，有讲究，甚至有点奢侈。一定要用那只用了几百年的紫砂壶，一定要刚开的水，这水还一定要天公山上的天公泉，别的水不喝。这时，她就想像为外祖母沏茶一样地为他沏壶茶。然后看他喝茶的样子。她喜欢看人喝茶的样子。外祖母说，看人喝茶会看出一个人的命，茶相就是命相。

当天晚上，她就拉着招弟一起去听袁教授的课。她已经不记得课的内容了，整个晚上，她都为他的风度所倾倒，他的眼神，他的声音，他的手势，她出神地看着他，心里不住地叫着，啊啊啊，这才是教授。让当代大学生佩服的教授并不容易，有一句话很流行，我花钱，你消费，下了课，谁是谁？而她偏偏对他着迷。这也许是外祖母所谓的缘分吧。下课铃响，她拖着招弟往讲台挤，壮着胆说，袁老师，您还认得我吗？袁教授笑道，怎么不认得，我还替你看过行李呢。她一下子惊住了，摸着自己发烧的脸颊说不出话。

她知道，她并不是一个漂亮的姑娘，眼睛不大，皮肤不白，通身上下没有一点突出的地方。她问过中中，中中说，你是一个很金看的女孩子，闽南话“金看”就是耐看，越看越好看。后来，她在校园里看到一个女生，公认的校花，她向袁教授提起她，袁教授却说，她漂亮，但不美。言外之意是不是说她虽然不漂亮，可她美。她又照了无数次镜子，依然没有照出个所以然。看来要解读自己也非易事。

有人把少女比成一本书，要让别人来读。读者千千万万，真正读懂的却不多。所以，知音难求。这么想着，她便无端地心跳起来，遇到袁教授便不敢正视他，有时会远远地躲着他。远远地躲着他的时候便会这样想，他也许是随便说说而已，说出来了，便要说下去，以维护自己的威信。这样想着便又很想去接近他，想证明他的话的真实性。就这样，有时她常常去听他的课，有时一两个月没去。太久没去，他便会说，文英怎么好久不见了。说明他总是惦记着她。

她突然悟到这就是外祖母所说的缘分。

那天晚上，她便和招弟一起，带了一包她家自产的茶叶来到他的家。

袁教授住学校的教授楼，150平方米的大房子就住着老师和师母两人，听说他们有个儿子，如今在英国留学。还听说袁教授看不起美国，认为美国没有传统。袁教授看她带茶叶，笑道，你知道我喜欢喝茶？也不客气，就打开来，说，泡一泡试试。她就说，我来吧。她就沏茶。

袁教授家的茶具很讲究，水是现煮的，壶也是紫砂壶。袁教授看她沏茶，看出了神，对师母说，你看这孩子，那手多有灵气。她便有些不好意思地把沏好的茶双手端到老师面前说，您试试看。

她有些害怕，她家的茶叶虽香，可卖得不好，一斤只卖10元钱，那个收购茶叶的人总是说，这种茶谁要？要不是看在多年主顾的份儿上，就不来了。还说，今年收了明年还不知道来不来呢，现在竞争这么激烈，要不是有别的好茶垫底，靠你们这种烂茶叶，我吃什么？吃水都得用筷子来夹。说得她们家很没信心。烂归烂，他们家人情往来，送的也都是茶叶，因为她们家除了茶叶，再也拿不出可以送人的

东西了。

她没想到袁教授喝茶的样子和外祖母那么像，先用手在杯子上轻轻一扇，呷了茶，吧吧嘴，又含一口在嘴里，微闭双眼，好一会儿才吞下去，吞下去之后，又用手在嘴上哈了一阵子。

袁教授说，这茶一斤多少钱买的？她更不好意思了，扭捏了好一阵子才说，是自家产的。袁教授说，好茶好茶，难得的好茶。又顺口吟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不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文英不禁脸红起来。师母在一边笑着说，老没正经。他说的是茶叶，好茶叶在他的眼中，就是一个美女。

于是袁教授哈哈大笑起来，说，“从来佳茗似佳人”，茶如美女，美女如茶，越品越有味。又来了不是，师母说，老没正经，知道的说你是性情中人，不知道的呢，不把你当日本鬼子才怪呢，整天花姑娘挂在嘴上。

她转过来对两个学生说，他是有嘴无心，要不是这毛病，不要说市政协副主席，凭他在学术界的地位，省里的副主席也当上了。

袁教授说，别听她的，我这人什么都好，就是这姓不好，老是让人想到卖国贼。

于是大家都笑了起来。笑过之后，袁教授一脸正经地说，好茶，是真正的好茶。

文英自己也倒一杯喝一口，没有家乡的好，说，要是用天公泉沏，那才真叫香。袁教授就点头说，世间的好茶都要配好水。文英就说以后她给他带天公泉水，袁教授就说好，说话算数啊。

接着袁教授又喝了一杯，说，真正的好茶，就是欠包装，好好包装，

一斤最少可以卖 200 元。

200 元，她和招弟都叫起来。袁教授说，200 元，我不开玩笑。

那天晚上还说了一些别的话，她也就把一斤 200 元的事忘了，因为在她看来，袁教授只是说说而已，不当真。没想到袁教授把它当回事，并且在市政协会议上作为一个提案提出来。

市里提出来，县里便很重视，便请袁副主席去考察，袁副主席便带着省里的茶叶专家和文英回她的家乡，听说那位茶叶专家是袁教授中学的同学。半年之后，一座现代化茶厂屹立在文英家乡风水最好的那座天公庙边上。

于是选了好日子开订货会，省内外十几家茶业公司去了，市县乡领导也去了。品了茶，喝了酒，签了约，大家高兴，村里便请领导们题词，领导们都说还是袁教授来吧，袁教授又是领导又是专家，袁教授也不推辞，提起笔来就写，他写的是白居易的诗《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各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

大家都说写得好。市长原来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才生，说，由此可见唐代就有订货会，只是名称和运作方式不同而已。把它裱了，挂在大厅里。

一年后，云雾寻香打入国际市场，种了几百年的山茶成了该县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然，云雾寻香的出名靠的还是袁教授的名气，名人效应。袁教授在国内一家发行量上百万份的报纸上发表一篇题为《云雾寻香记》的随笔，之后，国内外有数十家报刊转载，云雾寻香由此扬名海内外。